

南洲詩文

村瀨之直編

全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151

10

15

20

邨瀨之直編輯

文庫11
A 1151

南洲詩文

東京書林 山中氏藏

叙



管子曰。人之自失也。以其所長也。故善游者死于
淺地。善射者。死于中野。南洲氏。抱不世出之戈。竭
志於王事。際幕府之衰運。奏復古之創業。
其功最偉大矣。而其用武行軍。雖韓白。無得而
及焉。所謂善游善射者也。然則欲施其技。不好
平居無事者歟。而於詩賦文章。皆傑然拔

南洲

序

出常人。雖不事彼游射。乃退居隱逸之具。亦
皆有焉。蓋切成業遂之日。友范張而樂志於
世外。玩風月而怡情於文雅。至偃武之日。游射
之情未退。欲再逞其所長之技。是所以其自失
悲夫。村濑子直。襲其詩文。欲以上棗。念今閱之。
其憂世恤民之情。淋漓溢于紙上。似非今人者。為。往
時大鹽子起。當穀價騰貴之際。特惡坂都之豪

商。煽動黨與。以暴亂市街。而閱其所著洗心洞
劄記。歎專意於經學。最說修身之要。嗚呼。為二
人言。與行相反。末路皆失于暴。苟使其行如其
言。則在石之臣。干城之士。天下後世。誰有間然
者哉。余讀斯書。不知所以然。姑書以為之序。

以治成憲清和月

鴻齋石共撰



芝山通玄殿



南洲詩文

辛未作

朝蒙恩遇夕焚坑。人生浮沈似晦明。縱不回光
葵向日。若無改運意推誠。洛陽知己皆為鬼。南
嶼倖囚獨竊生。一死何疑天附與。願留魂魄護
皇城。

南洲



偶成

一貫唯唯諾。從來鐵石肝。貧居生傑士。勲業顯
多難。堪雪梅花潔。經霜楓葉丹。若能識天意。豈
敢自謀安。

辭闕

獨不適事情。豈聞歡笑聲。雪羞論戰畧。忘義唱
和平。秦檜多遺類。武侯難再生。正邪今何定。後

世必知清。

同

山老元難滯。帝京絃聲車響。夢魂驚垢塵不勝
衣裳污。村舍避來身世清。

逸題

不養虎兮不養豺。亦是九州西一涯。七百年來
舊知處。百二都城皆我儕。壓倒海南三尺劍。蹂

躡天下七寸鞋。人若欲識余居處。長住麀城千石街。

送兵士之東京

王家衰弱使人驚。憂憤殞身千百兵。忠義凝成腸鐵石。為楹為礎築堅城。

偶成

幾歷辛酸志始堅。丈夫玉碎耻甄全。一家遺事

人知否。不為兒孫買美田。

失題

我有千絲髮。毵毵黑於漆。我有一寸心。皓皓白於雪。我髮猶可斷。我心不可截。

同

建業唯期和蘭東。鬪爭獨希名勒翁。半宵提劍望寒月。今古興亡兩眼中。

楠公

明籌奇策不可模。正勤王事是真儒。懷君一死
七生語。抱此忠魂今有無。

失題

天步艱難繫獄身。誠心豈莫耻忠臣。遙追事跡
高山子。自養精神不咎人。

偶成

世上毀譽輕似塵。眼前百事偽耶真。追思孤島
囚中樂。不在今人在古人。

亡友月照十七回忌辰

相約投淵無後先。豈圖波上再生緣。回頭十有
餘年夢。空隔幽明哭墓前。

幽居

幽居夢覺起茶烟。靈境温泉洗世緣。池古山深

靜於夜。不聞人語。只看天。

歸縣中浴溫泉所賦

官途逃去遠。搜竒神嶺幽。情筆硯隨。誰識塔餘
行樂處。青山高豁宿雲披。

偶成

平生蘭交分外清。今朝有約已斜陽。倚門倚戶
相俟久。春夜長於秋夜長。

失題

纔出都門稍散襟。綠來蔭下碧溪潄。未炊丹洞
胡麻飯。朝暮穿林半隱心。

無題

衝雨來叩雲外門。風光滿目對吟樽。相逢高興
無他事。山水幽情子細論。

讀田單傳

南洲
連子豫知攻狄時。九旬不下力能支。由來身貴
素懷礫。吝死長遭兒女嗤。

山行

驅犬衝雲度萬山。豪然長嘯斷岸間。請看世上
人心嶮。涉歷艱於山路艱。

題自畫

赤人斗酒是生涯。我袖丹青入酒家。醉夢湘江

江水濶。徑呼楚客泛流霞。

失題

從來素志燦交情。大義撐腸離別輕。一筭投機
扶百世。片言傳令斃千兵。必亡危難生疏暴。決
勝奇謀慶至誠。往矣慎哉雷火術。電光聲裡見
輸贏。

岩崎谷洞中作

百戰無功半歲間。首邱幸得返家山。笑儂向死
如仙客。盡日洞中棋響閑。

失題

千里坡塘引興長。西郊歸犢對斜陽。村翁鼓腹
飲豐歲。萬頃餘花笑語香。

同

半生行路咲吾非。蕭洒清風入曉幃。請見踈烟

短牆處。紅塵離去少炎威。

寄懷吉井友實

如今我守古之愚。深信交情世俗殊。戲談自然
雜規誨。杯樽隨意極歡娛。同胞本慕蘭田約。談
笑終非竹裏徒。此事平生與誰語。願令衰老出
塵區。

辨良奸

國家之安危存亡。莫不由用人之得失也。苟得良臣。則國富民優也。用佞人則災害並起。國之大衰弱甚。則危亾立至矣。蓋人君誰有好姦佞而惡忠良之心哉。自古以來。退忠良。愛佞人者。不可枚舉。是無他。其心實以奸人為忠良。委之以政而不疑。豈計其以忠目之者。大不忠而其

為不忠而棄之者。真忠良哉。其所以目姦如是相反也。抑有故。夫佞奸之事君也。欲逞己欲而於國之安危邈然不顧。是故希旨迎合。不選善惡。徒以悅君心為主。日進諛言。以長君之欲。讒忠臣。虐下民。而肆其私曲。然而君不能察其奸。謂彼能尊我敬我。又能從我言。於我所欲無所不供。增加貢稅以補國用之不足。令我安者皆

彼之力也。非至忠而何。於是貴其位重其祿。寵之愛之。遂以國權委之。至于危亡。曾不知為其大奸。可不哀哉。夫良臣者。性剛直質實。為國忘身。君有小過。則必諫之。正之。有大過。則棄其身。而強諫。無所不盡矣。豫室君欲導之以仁義。萬人毀之。漠如。萬人譽之。泊如。進退必以禮。欲布恩澤於民。以置國家於泰山之安者。良臣之心

也。苟不能察其心。則謂彼輕蔑我。又不從我所欲。假忠諫之名。而屈辱我。失臣下之禮。而發侮慢不遜之言。不忠孰大焉。加之讒言毀語。雜然滿耳。終廢棄之。而不疑。甚則至加刑戮。可不歎哉。故國之安危存亡。莫不由君之明不明也。是以君子先窒其欲。以勸道義。正其心。以接群臣。明以察曲直邪正。黜諛者。遠讒人。而舉強直諫

南州
諍之臣。日以聞過為先務。委之國之大事。眾良
皆為股肱。施仁政固邦本。國日富月饒也。故用
佞奸則國危。舉忠臣則國安。嗚呼。用人之得失。
其關係國家不亦大乎。

賄賂

國衰民窮。國家之大患也。當此時欲行仁政舉
廢衰。豈非天下之大業乎。蓋自非智足以察興

廢之機。勇以足斷大義。毅然不為習俗所惑者
不能也。自古有志者。往往不能遂其志。何也。無
他。因循弊政。徐以謀改之。而速不能去其弊。故
也。若夫疾病不藥而因循。則至不可治。汚風不
革。則大亂不止。夫世之趨于放肆浮薄也。速於
流水。一旦斷然革除之。尚且恐有遺漏。況於因
循者乎。夫衰廢之弊。雖非一端。而莫甚於賄賂

也。蓋上世幣帛苞苴之未行也。人通信義。以力
與事相交。後世聖人見其繁冗。而從事宜制禮
節。換之以幣帛苞苴。而表其信義於物。故信義
充于內。而后外及于物。是禮儀之本也。叔世人
情失禮儀之本。而馳于輕薄浮華。內懷詐偽。而
外飾信義。是以遂流而為賄賂之弊。受之者不
能省其義不義。而以苞苴之重為喜。故姦人為

重幣諛其上。求其所欲。棄義忘道。惟利之趨。廉
耻信義之風息。而詐偽姦譎之情起焉。遂以是
為非。以善為惡。曲直顛倒。邪正换位。廉潔實直
之者。往往為姦人所誣。苟如是則其位非位。其
祿非祿。罪非罪。功非功。曲直邪正非亦曲直邪
正也。故忠直日退。佞奸月進。雖求無國之衰亡。
豈可得也。故欲矯國弊。改汚俗。布仁政。以舉其

廢則必非澄其源而清其流不能也是故斷然
禁賄賂出嚴令曰行賄賂者必有罪受之者為
最重也一旦革除之則奸佞失其術而忠良無
欺誣之憂於是曲直邪正昭昭乎莫不可辨者
猶濁水忽歸於清潔雖不切切於教化民心自
磨廉耻淳朴之風油然而感發焉於是大施仁術
安撫之教導之則民悅之也如大旱之得雨其
之有哉。

祭臺灣戰死者

夫生者之有死自然之理豈得逃之乎然死者
人之所難焉獨臨大義棄之輕於鴻毛矣以其
為難者輕而棄之可謂交誼之至也此非依人
之言強為之者皆自感發而忘生衆人不期而

歸一致。所謂神盟者也。是所以從事臺灣之役也。於是徵集隊中一心同體。猶右手有急左手不覺應之。何待令為之乎。嗟乎。當難戰急激之間。一隊分離四方。無暇救之。憤戰衝突而終斃焉。實不異剖吾骨剖我肉。歷年經月。猶不可堪切痛矣。於是同隊保餘生者。相會錄戰亡之姓名。居于是席上。永不失神盟之義。而欲不以

存止有親疏。願踏大義謁於泉下。必不噤口也。請以之慰靈魂焉。西鄉隆盛謹誌。

知賢

大丈夫之處世也。當亂世則欲立撥亂反正之大功。而濟蒼生於塗炭之中。傳德業於千歲之後。當治世則欲革弊政戒奢侈。矯浮薄之人情。大行仁政而貽其道于無窮矣。是其志豈在區

區立功成事哉。將欲盡天之所以與我者。以答覆載之大恩而已。雖然在下位而不當其位。則莫所施其力。徒與凡庸同伍。而人無知之矣。夫世之所憂者。無甚於不知其人矣。仰以欽慕古賢。俯以難方今。無其人者。世之常態也。嗟乎億萬蒼生中。何時無英雄哉。惟在知之與不知耳。曰。高木秀立林中。誰敢卑之。芝蘭雖在眾草中。

其馨不可掩。人誰惑焉。奚獨賢者之如斯難知也。曰。高木人知其高。芝蘭人知其香。其易知者人情所好也。至賢者則豈凡情之所好哉。夫爵祿重利人所好也。非其道非其義。與之以天下。敖然不顧也。面從諛言。凡情之所說也。然非其義非其道。則面折直言。格其非。安逸奢靡人之所好也。而身處險安于艱苦。黽勉不息口。非仁

義不言。身非禮讓不行。其卓立獨行如此其異也。世人見之不笑則怒。不為愚則以為狂。芝蘭之香人皆愛之。賢者人皆惡之。是所以小人易進而賢者難進也。明君當興起之時。則排眾議。破群疑。推誠厚禮。而大舉之。敬受其教。悉從其諫。委之以政而樂其成。故讒言無所施。毀言無所可入。是以舊弊一洗。人情歸乎醇厚。五倫日

新月盛。萬民沐浴仁澤。四海稱贊善政。餘澤流于千載。嗚乎。雖有明君。不得賢臣。則不能為其治。雖有賢臣。不逢明君。則徒屈市井之間耳。然明君常難得。而賢者常在。為人君者不可不察也。

生財上

傳曰。德本也。財末也。德盛則財自足矣。德衰財

隨而盡矣。蓋財者所以潤澤國家。撫安生民者
也。小人欲以利己。君子欲以利民。利己者私也。
利民者公也。公者榮。私者亾。由其所用而有盛
衰。貧富興廢存亡之別。豈可不慎哉。世謂取則
財聚。施則財散。嗟乎惑哉。譬言之農事。吝夫不忍
播良種於田圃。而不蒔植。坐以俟秋實之饒。其
來者即飢渴耳。良農撰良種而播之田圃。是以
五穀倍收。而不可勝用者。蒔植之所致也。夫行
聚斂者。知秋收而不知蒔植者也。行仁政者。勤
蒔植而秋收不求自優也。蓋農夫之貧富在田
圃。國家之盛衰在百姓也。即人君之田圃也。故
賢君之於民也。以恩澤為播種。以政事為耕耨。
以仁恤為糞培。以教化為雨露。苟如斯而國之
不豐者。未之有也。苟不施恩惠而務取諸民。以

貢稅之多寡為損益。其不速亡者亦幸也。田圃
一年不耕則歸于荒蕪。萬民不惠則民心離。田
蕪菜則產粟之道絕。民心離則生財之道塞。夫
如斯而求國豐富。則難於閉泉源而求水。就水
底而求火也。其至者必衰貪而已。由之觀之。求
財者也。勤德者不求之而財自生矣。然則常人
之所謂損益者。非所謂損益也。聖人治國家也。

以施仁利民為益。以不仁而取于民為損。今則
反之。若果今是而古非則矣。古富強而令貧弱
也乎。然則今之所謂益者。乃古之損。而古之所
謂損者。乃今之益也。何疑之有。嗟乎。背聖賢之
大道。而求生財豐饒之道。豈可謂智哉。及損益
之道。而計國家有益。可不謂不智哉。故君子行
儉以惠民。節用以施仁。憂百姓之不安。而不憂

我之難苦。是以生財如湧。恩澤雨下。万民浴之。而莫有疾苦。是非由知德與財之本末。而勤其本邪。

生財下

水雖細流。有源則不竭。况於江河乎。無源則雖有蕩蕩之勢。其涸也可立而俟耳。况於細流乎。若將不論有源無源。而徒求水之多者。豈知水

者哉。於國之財亦然。君子以万民為府庫。故民富國亦富也。叔世以府庫為府庫。故民窮國亦窮焉。夫明君治國也。苦樂貧富與民共之。豈帝共之。躬親居苦。而與其樂於民。親安貧。而讓其富於民。入君耳。貧苦於上。而万民悉免其窮困。樂其生養。民得其富。而安其所謂天下之富。謂之有源之財。何也。百姓豐富。則生財無彊也。至

于府庫之財則不然。雖累巨萬。奢侈靡散。而不可復繼。不可復繼之財者。豈非無源之財乎。昔者當堯之時。有九年之洪水。兆民不得食。息於平土。而不聞有天下。一人飢者。是非特開倉廩。府庫而振恤之而已也。仁政之洪澤。偏乎平日。而天下之富存于黎民故也。桀紂欲浚民以富。一身其所欲。未半而國家既顛覆。所謂鉅橋之

粟。鹿臺之財。豈非無源之財耶。嗟乎。君民之不可相離。如頭足之相高矣。然而取于彼。以利于此者。求頭之全。而斷其足者也。不知足未盡。而頭既斃。可不哀哉。故君子之於民也。所以安撫之者。莫所不至矣。民安則君安。民危則君危。民富則君富。民貧則君貧。至於苦樂存亡。無不皆然。蓋財之所由出。非民膏血乎。安有仁人在位。

而藏之府庫。坐視蒼生之困窮哉。且財之潤澤國土。猶氣血循環人身。氣血循環不止。則身益壯。若氣上而不下。則為疾病。國財上而不下。則民離散而國危焉。夫易上者氣也。故務下之者長生無病之道也。財亦然。故務下之於民者。仁政之源。而國家富強之道也。是故務有源之財。則財愈優。而國益盛。求無源之財。則財益竭。而

國愈衰。豈止盛衰治亂存亡亦隨焉。可不懼哉。

利民

聖賢常不言利。非為以利可惡也。不言之者。有所大憂者存焉也。苟其心在計利。財災害並至。心在仁義。則萬福並至。然則國家之永安。不在彼而在此。可知耳。故君子之憂民之憂。而不憂己之憂。計萬民利。而不計己之利。計己之利者。

桀紂也。計民利者堯舜也。吁堯舜之於桀紂也。如霄壤殊矣。而求其所以殊者。則在利義毫髮之間耳。豈可不懼哉。嗚呼世俗之所謂利也者。非利而不利者也。所謂不利者。非不利而利者也。故言利而為利者。未知其利也。苟知利之。則天之四德也。然則利也者。四德之一。豈可惡也耶。蓋天運循環。四時錯行。萬物遂其生者。天之

利也。天利萬物而莫有毫毛之利心。明君法天而治百姓。周武勞心力而利百姓。莫復有一毫自利之心矣。萬物遂其生。天之利莫大焉。萬民安其所。人君之利。豈有大焉者哉。誠利為利。此則利之於天下。不可一日闕者哉。何憚言利哉。然而世之所謂利也。徃徃以利己為利。以利民為不利。故聖賢不言利而說仁義。果行仁義。則

天之所以為利者存其中矣。夫專心以行仁政者。人君之職也。所謂仁政也者。利萬民者也。若行政而百姓為不利。則何之仁有。然則仁政也者。利萬民之名也。利萬民者。大施恩澤。而除其所困苦。而與其所安息。禮樂政教。則皆利民之具也。當是時。陰陽寒暑順時。災害不起。禍亂不生。五穀熟而民人育焉。所以贊天地之化育。豈

不天下之大利乎。苟不法天利。而欲計己利。區區小利。剥民以肆己欲。則國人靡然趨利。不用心於稼穡。而盡力於末利。土地荒蕪。山林殘伐。困窮離散日甚。而租稅無所出。於是乎淳朴之風頽。而譎詐殘賊之心起。攘奪爭鬪。禍亂迭生。國家之不利。豈有過之者哉。由之觀之。聖賢不言利之深理。良有故也。嗚呼。欲治國家者。當絕

目前之小利。而法皇天之大利也。

橫山安武碑文

橫山安武稱正太郎。森有怒之四子。母隈崎氏。出繼橫山安容之後。為人忠實而泛愛衆事親。有婉容愉色之養。而至于事君。則犯顏言。人不能敢言者。皆發忠愛之心矣。安武在君側十餘年。排因習革舊弊。且欲使宮中一體。論辯不止。

其言一時能行。而下情上達。官府無間隔者。安武之功居多焉。一日英艦來戰於鹿兒島港。人家數百罹兵燹。安武之家亦逢其災。邦君每戶賜金以救其急。安武以多年勤勞之功。特蒙賞賜。安武恤故_下人貧苦無資給者。衆夜以賜金竊投於其家而去。窮家不知其故。踴躍以為天神之冥助也。安武死後親戚朋友。檢其日記。始知安

武所為。嗚呼。為利不謀。為名不設。自發於至誠。未聞如是人也。安武任近侍。專補導公子。孜孜不怠。以為成長於深宮。恐踈下情。切勸游學。而自隨行焉。有故召公子還。安武亦從而歸藩。則被奪其職。於是反身曰。當益勵志以脩德業耳。再請遊學。始到西京去。又至東京。當此時。朝廷百官遊蕩驕奢。而誤事者多。時論囂囂。安武乃

慨然自奮。謂王家衰頹之機。兆于此矣。苟為臣子者。不可不千思萬慮以救之。然而雖尋常諫疏。百口陳之。力不足矯正。則無寸益而已。不如一死以諫之。若有所感悟。豈無小補乎。乃作諫書。陳舊弊事十條。持至集議院。柿之門扉。退屠腹津藩邸門前。實明治三庚午七月廿六日夜也。拂曉門吏開門。則有僵臥者。以為薩人也。告

諸藩邸。邸吏到則安武也。扶起入邸。氣息未絕。曰。奉書集議院。語僅通。乃遣人問之於院。答曰。今朝院門有封書。上于政府。支歸具以其狀告安武。安武如自得焉者。而即瞑矣。嗚呼。以身當難。安武平生言果不食也。於是乎世人感安武之死。諫空論忽止。時弊亦以漸而改。惜哉。安武以忠實之資。未能大有為。而為史籀之尸也。噫。

鹿兒島縣令大山綱良ニ答ル文

拜復。迫田隆藏外一名。運輸來船ノ次第。領承致シ候。陳ハ頃來數次ノ激戰。臺兵殆ント其度ヲ失ヒ。既ニ籠城ノ策ヲ決シ。敢テ出テ戰ハズ。因テ昨令吉次木留田原阪等ノ諸險ヲ拒シ。東軍ノ進入ヲ拒キ。熊本ト相連絡スルヲ得ザラシム。此回肥筑我兵ニ應ズル者甚

夕多ク。軍門真ニ填塞ス。所謂地利人和兩十
ガラ得ルモノカ。桐野篠原村田等。非常ノ勉
勵。只今吉次ノ方六七分切り抜キ。東軍敗走
ノ報アリ。此勢ニ乗セバ。今日中ニハ木留田
原阪モ撃退クベシ。諸險全ク我有ニ相属セ
バ。一夫險ニ據リ。萬人進ム能ハザルモノニ
シテ。東軍縱令ヒ百萬ノ貴育アリトモ。亦復

夕戰勢ヲ挽回シ。進入ノ期ナカルベシ。左レ
ハ熊本ハ戰ハズシテ屈服スベシ。熊本落城
相成リ候ヘバ。帝ニ我兵ノ根據確立スルノ
ミナラズ。各縣風靡諸國蜂起シ。九州ハ先ツ
平定スベシ。故ニ此處勝敗。此度ノ大關係ニ
候。征討總督ノ令回リ来リ一覽致候。刺客事
件ハ全ク撲滅シ。堂々名義ヲ以テ討罰。奸臣

ノ心胸悪ムベキノ至リト云ベシ。最早事勢
モ此ニ至リ候テハ。更ニ言語口舌ヲ以テ是
非曲直ヲ争ヒ難ケレハ。腕力ノ外之レナカ
ルベシ。然シ天下ノ事ハ成敗利鈍ヲ以テ相
判シ候譯ニハ之ナク。小生ハ正ヲ以テ起リ。
正ヲ以テ斃ル、一。始ヨリノ目的ニ候。華聖
頓那破倫湯武云云ハ中々小生輩ノ事ニ非

ズ。萬一不幸相破レ。屍ヲ原野ニ露ラシ。藤原
廣嗣等ト其品評ヲ同ウスルモ。足利尊氏ノ
成ルヲ望マザルナリ。二位老公ハ如何。若シ
相謁セハ此ノ意ヲ致セ。時下不順為國自愛
セヨ。

附錄

述懷

人生元不長。此身豈其輕。計利須計天下利。求
名應求萬世名。況當虎吞狼噬際。醒齷無用守
其疆。青山到處骨可埋。誰為一朝一枯榮。男兒
所要在機先。好揚汝鞭試啓行。一葦纜西大陸
通。鴨綠送處崑崙迎。秋艸漸老馬晨嘶。天際無
雲地茫茫。嗟呼予廿七將終一生半。肺肝其能
何處傾。感來睥睨長風外。月自東洋照西洋。

南洲詩文 終

明治十一年五月廿日出板御届

編者

東京府士族

村瀬之直

第二大區五小區
芝三島町四番地

同 平民

出板人

山中市兵衛

第二大區五小區
芝三島町十番地

010190524472

48 - 12850

